



中庵集卷十四



元

劉敏中

撰

碑



鄒平縣至大四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天地生萬物人居其中而物皆役焉故人為萬物之靈
人之中有謂之聖謂之賢者而人皆下焉則聖賢又人
之靈也被聖賢者其生也有神明仁哲之用其沒也有
盛德大業之著是以歷代盛王莫不取古聖賢德業之

所在祠祀之封崇之使一世之人有所景仰則效遠善
遠罪胥化而底于治而聖賢之中其道與造化同混融
與天地相始終此獨惟孔子焉故其子孫襲世節祠祀
徧天下而褒崇之典愈加也蓋自漢而下曰侯曰公唐
開元間始王號文宣宋加至聖我朝加大成焉大成之
義蓋取諸孟子其所以尊奉聖人者于是至矣鄒平廟
學將勒制書于石監縣以其屬請曰願有述惟鄒平古
名邑漢有伏勝嘗以尚書授晁錯今名其鄉曰伏生宋

有范仲淹讀書長白山中今號其嶺曰黌堂而民皆祀
之所謂景仰則效者可以槩見况乎大聖人之號揭至
隆平之時民之視聽必為之一新不當開霄之覩日月
當春之聞雷雨也其秉彛之好油然于中感動興起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為之師帥者從而布宣朝廷所以尊
奉聖人之意開導勸獎休養而培植之則一邑之治暮
月之間可不勞而致夫若是當復有大儒如伏生大賢
如范公者出而為他日治效之應嗚呼聖人之道帝王

之制大矣哉

蒲臺縣皇慶二年秋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昔夫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嗚呼天無言四時行百
物生聖人不能無言言之而綱常定三極立萬世準是
知聖人之言與天之無言其道一也聖人即天天之大
不可名然猶曰蒼天曰昊天曰旻天曰上天曰黃天斯
皆知其不可名從其所見而稱之耳聖人之大亦不可

名然自魯曰尼父漢曰褒成曰褒尊曰先聖曰隆道其
節或公或侯至唐始王號文宣宋加元聖改至聖斯亦
知其不可名極其所尊而尊之耳天開有元列聖相承
以人文化天下武皇踐祚考制諏禮聖人為先取義蓋
子之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致奠闕里誕告中外其
所以尊聖人者於是至矣蒲臺古名邑自監邑而下兢
兢翼翼議勒制書廟學謂當有述下方庸謹歲月邑尹
張某來以為請嗚呼國家之尊奉聖人者寧可不知其

所由而然乎夫道在人心教存六經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心也故將範模陶鎔薰涵沾沃使民賢詰踵出庶
可比封鬱然致唐虞三代之隆風行四方效觀一邑則
凡有縣大夫之責者慎思而加勉焉可也

延祐二年夏四月般陽路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碑

般陽路總管谷杲過某繡水言杲之來無他頃月朔暨
同列監郡僚佐謁廟學既奠相與顧瞻咨嗟同然言曰

吾屬稟天子命榮冠裳飫祿廩以臨是邦而其為政之
本盍益深惟而熟計乎傳不曰觀乎人之文以化成天下

又曰經緯天地曰文又曰守成曰文於堯則曰欽明文
思於舜則曰濬哲文明于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又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然則文者國政之本歟周衰
大防崩詖亂極而孔子作孔子乃刪詩定書繫易作春
秋于是三綱舉而五常立善惡判而取舍定二帝三皇
文明之較煥乎俾日月矣斯孔子之道也是道也由之

則理否則亂然則孔子之道又文之本欲故歷代褒崇
尊奉之典未有踰孔子焉蓋自漢氏而下有公侯之封
至唐始王曰文宣宋加至聖皇元撫有方夏凡所設施
一本是道歷中統至元迄于元貞大德文治燭興跨越
漢唐逮武宗皇帝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誕告
中外大成云者取孟子集大成之義也尊之至矣今上
始嗣位下明詔首以興學為天下勸繼又設科以經術
取士其所以酌成憲崇政本昭昭如此若奉而行之勉

而成之所吾屬長民者之責乎況聖號又崇文之本誕
告之始固當大書深刻以新景仰而今猶闕然不亟圖
如吾責何石既具衆欲得吾子辭庸謹歲月杲敢以請
敏中竦然曰聖人之道國家之治長民吏之責君言盡
矣乃書而為之贊曰蒼姬之哀澤竭道熄斯文未喪聖
人乃出剛定繫作三極以立一言之微萬世之則盛王
師之乃以有國皇惟我元是奉是式治成本固崇今邁
昔微號爰加典禮斯赫大邦有般官守惟職刻石宣化

來者其蹟

鄒平監縣布延君去思碑

國朝官制路府州縣皆置達嚕噶齊一人位長吏上監其治也至大四年六月白霄布延特穆爾以進義校尉為是官鄒平年二十有一矣其父元並仕吳王邸為大官戒之曰鄒平號難治汝以弱年監難治之縣殆哉慎之勉之即有悔無相見也始下車有能聲一年民誦之三年代歸民挽之不可得而思之弗能已也於是邑士

高某趙某介國子先生張白慎與來以嗜者老輿人之

言告余曰吾儕野人先逢太平涵濡天恩服勤力穡以

仰事俯畜不勝大幸間歲宿蠹育縣中繁不可縷舉其

甚者如方物和買之資官馬芻豆之直皆歲給大農朝

廷不以滿病民也而為蠹者已乃以利已出入控持撥取

無畔岸弗憚又如訟有不免也一朝投牒如墮穿獲獲兩

造兼噬動連歲時曲直未明而生業索以矣復有飾非

遂姦訟非已得墮解然壑釀其機關使善良屈力而莫

申單弱飲痛而受敬苟利已成風蕩無禁訶又如賦役
有貧富下上輕重之差常制也而乃反之變化恍惚如
鬼神不可知故富益富貧益貧凡此吾屬之困也久矣
吾進義君之至一日盡刮去脫然如沉疴之得良醫而
更生之焉蓋吾進義君始以父兄之約而能廉不可動
矣廉能剛無所懼矣剛能公絕偏私矣公能明精視聽
矣有是四者又能行之以嚴濟之以寬而成之以勤斷
之以決凡所與民接者皆躬親之必當而後已故其僚

佐相勗以和吏屬縮不敢毫髮欺疇昔時短長攫攘大
嚼而快意者皆疊足歛乎熱爾而遁斯吾屬之更生也

君之惠厚矣大矣顧無以為報公不惜一言載諸石以
傳之天下後世以畢吾野人之愚誠則又公之錫也賜以

是敢請嗚呼民邦本也路府州縣之設皆以為民而親
民莫若縣故縣之得人為恒難其得人與不得人而民
之利病禍福皆立至如影響然縣之責重矣乎嘗觀古
之人任是責以立功於民顯名不朽者無他道焉廉且

能而已耳後人不然廉者不必能能者不必廉蓋廉非其廉而能非其能矣必意事以厲民謂彼之足欺也廉必不事事縱其吏厲民謂己之無與也由是政令失而貪暴橫寃苦多而謗譴作幸免終更去必曰彼縣難治噫不職而誣其民可乎哉人之不得也如此今進義以監縣治效獨卓卓動人非惟向之所謂廉且能而然與噫自君觀之縣難治乎哉民之不能忘也宜矣乃為之書

益都路總管李公去思碑

益都禹貢九州青為齊封綿絡海岱民繁物夥代為雄藩聖朝更制以郡為上下路路置總管統攝守縣而青為東方上路之冠膺是任者非有宏名鉅望之素長才雅德之實則莫能宜其選亦莫能堪其責也大德三年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李公諤以選實來三年代歸民攀援涕洟如去慈父母又三年民思之不已者壽杖珍等相與謀曰與其徒思無益曷若刻石頌德乃併公

之治行因余故人今本路經歷王文羽伯儀徵余文余
得公之善政其大者曰去民疾重民本慎民罰謹民教
清吏習凡五事焉初司鹽鐵者以青地多瀉鹵鹽所易
出乃比屋記口配鹽入其直以防民私謂之食鹽久則
吏緣為姦口歲至五十斤鹽賸而食弗盡誣之以私鬻
直多而償不足罪之以欠課榜敲禁繫求索百端往往
破產而後已或乃先責其直而竟掩其鹽民騷然無所
控訴歲已久矣公下車訪知其然歎曰斯弊不去吾何

以為政適詔使問民所疾苦至青復有宣慰司公即抗
言乞罷食鹽聽民買食便詔使宣慰是之聞諸朝儀而
命下選官與公審定可否以聞遂議居實瀕海者食鹽
如舊而過其吏弊其益都臨朐莒臨沂四縣及青之錄
司益都縣之顏神凡六處可官局發鬻滕嶧二州鄒滕
嶧三縣及沂水之新泰凡六處聽商販往來議上從之
民喜如更生焉又兵籍之民強弱相聽有不堪役者朝
議將為更張遣使與公閱實之公家至戶到口詢目視

無風雨晨夜吏不得私而人服其平所謂去民疾者此也公曰民少紓矣民未知本於事勵勤勞禁游惰謹天時因地利牛羊無方苞之踐原隰有如坻之獲粒米狼戾溢於他州所謂重民本者此也公曰民務本矣民未知禁於是舉條章申好惡悉民辭詳公牘小大之獄必以情高下之手無所容己而人人知懼而訟益簡所謂慎民罰者此也公曰民知禁矣民未知教於是飾學校明人倫子弟就學者復其後考選可用者達乎上考比

磨勵躬為倡率期月之間俗蓋彬彬矣所謂謹民教者此也公曰民如教矣吏習未清欲吏習之清莫如身喻故公田歲入必以分惠寒士及細民之饑乏者佃有不給即免其輸以是家恒無餘貲自奉蕭然晏如也吏厲化之有廉隅之風所謂清吏習者此也夫能去民之疾重民之本慎罰而謹其教終之以正己而正人牧民之能事畢矣嗚呼此民之所以為不忘也歟漢世良吏史稱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然其所載僅不過數人余固知

良吏之少也何以言之為吏欲果而果者多失之猛猛則刑必失中而無辜者多以罹其害矣若事是者十有三欲惠而惠者多失之緩緩則號令有所不行而豪滑者肆民罹其害矣若是者十有三欲廉而廉者多失之苛苛則纖芥不容而猜釁作私忿交攻而公道廢民罹其害矣若是者十有三若夫果而不猛惠而不緩廉而不苛使民蒙其利而無所害乃所謂良吏者已若是者十有一焉然則民之害十恒有九而良吏纔一焉耳嗟乎

良吏之少也如此夫幸一遇之人又安得而忘之哉余既偉公能為良吏得民不忘之思又嘉青之人能不忘公德知遇公之為幸也為本其實而系之以詩公字德貞恩州人自號穀山風儀朗然意度沉雅博學能文而政事為尤長今翰林學士承旨野齋先生其兄也人門德望景仰一世云詩曰天生我民付之大君大君有命曰吏汝親吏德其職我卯我翼職有不獲吾螟吾螽幸生盛時吏職孔修殿此大邦莫如李侯李侯鉅公淵靜

亮直匪亟匪徐允猷允則吾疾膏盲侯能愈之吾厄饑
寒侯能禦之厲禁慎罰人以訟恥勸學明倫俗從是靡
正己正人侯惠不訾侯惠不訾吾人之思思莫我宣曷
維其已伐石刻辭傳之孫子

大智全寺碑

大智全寺儀天興聖慈仁照懿壽元皇太后作也初皇
太后命工畫觀世音菩薩像于都城西高良河東南之
亭設長明燈供佛報恩也厥後荐香曰我昔歸依佛蔭

崇奉九子之母資福胤嗣有願未酌乃命即其地廣而
為寺寺成皇帝詔翰林文諸石臣等竊惟佛之教由戒
而定定而慧則佛矣語其究竟則法相皆空語其神通
則功德罔極凡知歸竊靡不如願其道蓋一本乎濟衆
利物而已故歷代尊信之然必有聖人者出乃能取其
濟衆利物之道推而及于世而佛以此時顯大威德厚
聖人之福而成其志佛與聖人一也主上以天縱之聖
續承丕緒夙夜孜孜慮德化為未周民生為未遂是以

湛恩汪濊涵照無外期於勤植之倫咸歸太和上之所
以資其道於佛佛之所以厚其福于上者於此可見本
而言之實我皇太后夙昔擁佑啟迪之功也惓惓焉翼
翼焉光大佛宇思裕後昆其濟衆利物之念深矣寺之
制正殿位三世佛前殿位觀世音菩薩右為九子母之
殿左為大藏經之殿北為別殿以備臨幸前為三門設
四天像而僧房齋堂庫廩庖湑甕連棟接絡繹周匝三
門之外二亭西曰寶華東曰瑞慶中為池池有梁蓮花

芬馥淨供天出金碧丹雘焜煌交輝賜名大智全以慧
言也命開府儀同三司圓明廣照三藏教師沙津愛護
持天藏主之高僧雲集法像莊嚴鍾鼓幢蓋晝藹宏亮
梵唄之音洋洋朝夕觀者不覺企躍興善如入祇陀園
升梵率天也貲貴皆出興聖宮官民無與焉命銀青滌
祿大夫徽政院使章慶使殊祥院吏甄用監卿大同親
軍指揮使領羣牧監臣錫哩瑪勒銀青滌祿大夫平章
政事同知徽政院事左都威衛使臣王恒董其事經始

於皇慶元年三月一日落成于是年八月皇太后親
視賞賚周悉嗚呼因果報施感應昭然皇太后敬祖
裕後之誠聖天子承顏順志之孝佛如來知慧方便
之教故當如響隨聲潛孚默應璿源日益浚金枝日
益茂福祿千億賴及元元以篤我國家億萬載景命
無疆之休皇乎盛哉乃作頌曰佛之道真實而真佛
之門虛寂而尊匪空匪有為智為慧神妙變化不可
思議有求必獲有願不違三界無大一塵靡微於皇

聖元是景是式八表從化萬彙懷德帝道昭融惟佛
圓通國勢穹隆惟佛高崇時之至和莫是為盛蠢動
含靈咸遂而性愉聖母體仁以慈穆穆天子孝養日

祇聖母有念有念惟太宗社惟重子孫是賴曰有福
田即佛所居廼闢新宮新宮渠渠繫師圓明挈佛心
印新宮爰處大法以振祝釐儲祥其來穰穰孚錫羣
方邦家之光載揚佛輝勒此篆籀聖母天子嘉樂萬

壽

勅賜應昌府罔極寺碑

皇慶改元冬十一月詔翰林應昌罔極寺碑識未建其以本末撰文俾刻之從皇姊大長公主之請也臣敏中既承命按聖元有國以來勳閥之家女為后妃男繼尚主世戚之重寵絕尚品者惟鴻吉哩氏而已始由昂吉諾延以佐命功顯于太祖之世成宗元貞元年追封濟寧王諡忠武子駙馬納沁尚主色徹罕太祖女孫生子駙馬特穆爾有功北征賜號曰阿勒

達爾圖尚主世皇第三女囊喜特駝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魯國三子長為烏敦巴拉駙馬大德十一年封魯王尚順皇女僧格喇實上初接位封皇姊大長公子主子阿哩雅實哩襲爵魯王初至元辛未之歲魯國自以內壺鍾愛出嬪于遠慨然永思圖所以致孝者乃相忠武營牧放地天都撫其坤維金山拱平良方大澤二泓滄浩瀚相距左右號東西海二海之間原撫撫宏爽乃及乞綸命為城郭為宮

室為府署為佛寺府賜名曰應昌寺曰周極寺為正殿
為周廡廡四維為樓為碑樓為垣為門為齋廬庖庫金
碧上下輝映絢爛諸佛像設妙極莊嚴又為浮屠府城
之西聘梵僧有德業者誦持祝釐祈年其間蓋嘗欲勒
石而輒不果今四十年矣故皇姊因有是請臣竊惟佛
法有四恩之說而父母居其首義與蓼莪詩合詩曰父
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寺之名出於此
乎故知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百行之所出萬

化之所生小大終始必本於孝而後可故曰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之用大矣哉嗚呼世皇以孝治天下故
九族以親四海以寧雍熙之和洽于其時魯國以是歸
誠梵教滋殖福利申顧復之報而孝既隆于前聖上嗣
服遵酌成憲故美化以行善俗以興孝治之懿復於今
日皇姊以是繼志述事廣發願念濟前人之美而孝復
宏于後其為功德詎可量哉且使忠武之勳烈家世輝
赫蕃衍永庇國家景福無疆之休伊茲寺是始嗚呼孝

果大矣乎罔極之義斯可見以矣銘曰佛以空傳儒以
有教空有不同同者惟孝孝之為用萬善所根本根或
遺善奚於存為孝無方惟心是屬一誠所及孝無不足
魯國之孝顧復孔懷圖報梵宮介福允諧世皇喜之名
以啟之皇姊述志稟命紀之帝命赫赫王刻煥發魯國
之舉忠武之烈忠武子孫生為帝姻遵是法門世以孝
聞永報國恩

中庵集卷十四

中庵集卷十五

碑

忠武王廟碑

天開聖人福斯世必有任重傑異宏偉之器出於其間
聖人得之然後莫大之計可勿疑而舉^非常之功可不勞
而成堯得禹洛水行地中其利為萬世賴湯得阿衡
武王得師尚父皆極民于水火屹然成長治之業聖賢

宋 劉敏中 撰

之合果非偶然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唐虞湯
武之聖紹膺景命恢崇丕緒一時腹心爪牙之寄宣勞
戮力皆極其選至於出入將相動協聖謨趨長江掇全
宋致有元之盛跨越百代焜燿萬祀者曰惟忠武王耳
上之居儲闈也躉王功烈賜幣行中書省俾廟於杭始
嗣位勅濟以公幣上萬緡成之且勒碑焉而其辭以命
臣敏中謹按王諱巴延朔方人其族為巴琳氏魯祖默
爾根圖太祖起兵為巴琳部左十戶祖阿拉克襲父官

平呼展有功從憲宗西巡卒於軍父巴固爾岱以世爵
從宗王實喇開西域以卒王長於西域至元初年甫三
十以宗王命入奏世皇一語語異之輒留置左右弗遣
未幾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姿凝峻整諸曹白事尤
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無聞白已舉目一語而
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帖帖龍警服識其為真宰輔也
七年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再為左丞相廷議以宋恃
險拘我信使資我叛臣以汨我東土矧威福下移人且

罹害與師問罪茲惟其時皇帝詔王昔曹彬以不殺平
江南今以六師昇汝汝為吾曹彬可也王拜命起行不
至其家是年十二月渡江明年五月被召入見且陳始
終規畫七月拜中書右丞相八月還南明年正月宋降
五月以宋主與其母后致闕下而聖統一矣嗚呼天生
王以助國家而世皇能識之世皇以大任付王而王亦
自任之混一之隆人皆見於王之凱旋之而不知文世
皇獨見於王之始至之時宋平之期人皆見於王兵渡
江之後而不知王獨見於拜命啟行之始也蓋世皇以
至誠奉天以至仁濟天下王以盡忠報國以盡力效所
職上下交孚天人協應故能收此駿功若是其速也夫
大江之險昔人有天限南北之嘆有土囊欲塞之哂險
固足恃也然而我師一臨南北不得限土囊不必塞何
邪彼之君臣其道不足故也被不足而我有餘險復何
有哉傳曰在德不在險信矣蓋王之勳蹟大者有四初
我師及郢王欲勿攻諸將以為郢據上過弗取必有有

腹背患皆力請王曰我奉天伐罪不擊一城且兵行有機得失在吾非汝曹所憂也卒舍郢由別港濟舟順流而下靡如無人陽邏控大江北孺宋人堡以自蔽攻之堅不可拔王密謂副將左丞相阿珠彼所恃惟此耳可用擣虛之計掩其不意南岸可得也得即報我阿珠夜以勁卒三千人背陽邏飛艘突據南岸黎明報至王即以大兵徑渡宋人褫氣而武昌金陵沿江諸州盡為我有及赴召而還也乃分三道犄角以進王以中軍直抵

餘杭布宣聖子天問罪弔民之意宋乃出降其取敵有如此左丞相阿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當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其駕馭有如此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寬以聖訓不殺為主威懾德懷歎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黃緣噬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肆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故所至大鷄

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之望其注措有如此者江左繁
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竒古之玩在所充溢王不一挂
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逮宋降幼
主與母后請見辭曰但俟拜天子卒弗與面既歸帝慰
諭嘉其功再拜謝曰惟陛下神聖阿珠勤勞所致臣何
功其禮節有如此嗚呼非天之所命能至爾邪是後拜
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
軍國重事乃若靖東藩之亂勤北征之役世皇升遐成

宗未立伊霍之重朝廷賴焉其詳有太史在茲不復著
春秋五十有九以疾薨於京師甘棠里第實三十一年
十二月也大德八年正月制贈宣宗佐命開濟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曰忠武王云銘曰天
惟德輔眷我有元聖祖勃興植本浚源世皇大之道濟
無外孰有宗迷獨險是賴皇赫斯怒命我相臣往致而
罰以蘇爾人相臣維何惟王忠武王之始濟邈自西土
夢卜之遇千載一時大任在身逮茲見之王既奉命弗

矜弗惕匪徐匪亟而行吾職謀士落落惟王之承虎旅
嘽嘽惟王之令大江凌空航以一葦雄城峻壁不戰而
靡法去比苛政樂我寬我樂我迎漿壺食簞青蓋爰出
北闕以貢地闢天通遼大一統彬之不殺王則為優渾
濬之訟惟王所羞杭廟崔嵬像設儼若英風萬古雲臺
麟閣

丞相順德忠獻王碑

故太傅右丞相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順德忠獻王達爾罕既薨之五年皇慶改
元之秋上詔中書故丞相達爾罕弼亮三朝功多不可
以顯不其相地盧溝通遠旁勒碑焉且詔臣敏中撰文
臣竊惟有國致治難得賢為尤難是以古之聖王得一
賢則信任之尊顯之使得以盡其能又必褒崇之表異
之示不可忘其勞若太常之紀盟府之藏鼎彝之勒麟閣
雲臺之像不一而足重得賢之難也我元聖聖相承
天祐生賢相臣將臣炳烈相望人才之得於斯為盛若若

夫懷遠圖而畧近功先大剛而後小數益江海之量負
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
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使則忠
獻王其人乎上之所以眷眷焉不忘而王之所以荷此
表異之渥也宜矣嗚呼聖人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於茲焉見之臣謹按王諱哈喇哈斯朔方人其族為
威喇諾爾氏襲號達爾罕曾祖考諱奇爾實勒贈推忠佐命
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諡

忠武祖考諱巴哩察贈協忠翊亮定遠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諡忠毅考諱曩嘉特贈
宣忠効節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順德王諡忠愍曾祖妣哈喇沁氏祖妣諤勒哲依氏妣
多爾噶納氏並封順德王夫人忠武重厚有英才遇太
祖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漢將欲襲之趣告帝為備
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其眾以功擢千戶錫號達爾
罕時官制惟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勳戚不與達爾罕

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在達爾罕矣因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是後所下郡國由奉聖大同至陝西西域土番雲南遼東未嘗不從推堅踈強以死力自効壬辰太宗皇帝略地河南忠武間出太行反擊燕有功會病薨子十二人其三忠毅也以勇銳服衆從睿宗皇帝取汴蔡滅金丙申分錫邑順德病薨二子次為忠愍果毅有謀以近侍時從憲皇帝伐蜀多勞績戊

午薨于軍于是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國書間儒者談輒喜至元壬申世祖皇帝錄勳臣後一見異之命襲號達爾罕長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從獵馬躓傷面上直如常帝命醫視春益重明年秋九月帝御萬壽山王侍賜金段諭曰汝先世勳大朕且大用汝又明年春丁母夫人憂哀毀踰禮是冬十月帝獵賽音布拉歸語皇太子曰達爾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乙亥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乙酉

拜太宗正賜珠衣一襲時郡縣因盜詐者上宗正決屬
當遣使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
決者僅六十人早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羣鬪毆
鷹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鬪
者京師有以偽造褚幣連富民百餘家王盡釋之保定
諸郡民旱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資就糴有司擬為姦欲
沒其產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
集又何罪為柄臣擅威福益橫知惡已忌之數曲為邀

致竟不一徃其家僮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
益忌謀撓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囚亦隸太宗正蒞決王
曰彼間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決
辛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宣王臺奏達爾罕
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嘗駐蹕治
非斯人不可王遂行隨賜以玉帶授榮祿大夫湖廣省
平章政事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掖蜀西南接南詔東
連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兩江蠻獠布溪洞間虺蛇

起伏跳踉小戾則相讎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
王至審利病度先後簡僚佐撫兵民咸行德流善遂頌
革錢粟刑獄井井有條自宋時有巨盜嘯黨出沒湖湘
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畧悉擒誅之江州隸
江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船江中羣盜皆與為
根穴交通王知狀經縛以來百救莫施卒寘於死遠近
震悚俄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營姦寇伺發溪
峒以閔壬辰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

官反撓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
弊貪吏所疾妄為謗耳帝以為然及還邊將征交趾出
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
軍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痍未蘇乃有復
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南湘之富民屯田廣西為圖交
趾計王以徕民瘴鄉事固難成易致怨叛遣使審奏吏
抱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府
請券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有餘

畜實空荒之地為邑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
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聞諸朝到於今使之湖
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宋末世為徵王曰哀弊之政聖
朝可行邪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
亟發廩為之賑慰凡災皆如之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
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內寧肅大德戊戌九月朝成宗皇
帝於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
政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為變入為中

書左丞相加銀青榮祿大夫抗之者庶伏地攀泣馬不
得前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見四方賓
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晦年穀豐歉米可
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
後已其可否事猶元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
變更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為務京師先未有孔子廟
而國學寓他署王喟然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
乃奏營廟學嘗躬為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儒為學

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禮久未
違王總羣議奏行之辛丑同列以或者義倡言世祖皇
帝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有伐國拓地之舉
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婦國弗率可命將往征王謂山
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
所利弗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
將失紀律果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饑疫相仍比至將士
存者纔十一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微名而首釁

陷失士馬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癸卯秋
拜中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王嘗言治道先守令
至是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
婚聘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
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已時帝疾連歲權移中闈羣邪
交扇勢熾翕忽王以身維之姦不得逞事以無能丙午
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奏修三朝皇后及
宗室功臣傳冬十有一月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

衛且理幾務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丁未春正月宸
御晚駕時武宗皇帝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闕下
理幾務如故中闈以姦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
格其事密記授使間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武宗諸懷
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為動內外慄慄視王以安會今上
皇帝皇太后至自懷姦臣希中旨謀為不軌三月王贊
今上皇太后擒滅其黨發使迎武宗四月今上皇太后
如上都王繼往五月武宗即大位加太保開府儀同三

司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賜以憲廟所御
白貂裘寶帶未幾加太傅賜第令其子托歡近侍和林
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
詔王以太傅為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緡黃金
羸十二鎰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匹皇
太后賜楮幣五萬緡帛二百端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
即斬以狗攘竊屏息行旅為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
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

千令取魚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
三百里凡十傳餽米數十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
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饑乏不能達和林往
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糴軍餉
恒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囊橐滋弊久矣王立法以
遏其源沿海屯田廢弛重為經理歲得米二萬十餘斛
益購工治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
田數千頃穀以恒賤邊政大治至大改元戊申帝賜大

帳如親王制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
皇太后今上咸有賜焉天下傾耳以俟復名是冬十月
一遣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
此間金穀勿貽朝廷慮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偕其子
托歡行以閏月某日薨於和林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年
又二天雨木冰連日帝大傷悼遣近臣慰諭其子賜賻
錢五萬緡今上賻錢二萬五千緡勅大興尹買葬地昌
平陽山之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耳乃胥議為

石塚樞至以是月二十九有日葬近而朝著遠而士民
以及四方慟哭流涕嗟悼懷慕及奠於冢者無有已也
明年乙酉八月有封謚之命先配遜都氏繼室扎拉爾
氏卓哩雅氏扎拉爾氏奇味氏並追封順德王夫人丁
子即托歡由近侍為太子賓客今上御極遷御史中丞
進大夫官榮祿大夫襲號達爾罕博貫經史特立正言
得風憲體皇慶改元壬子制加王曾祖考而下三世爵
諡大夫之母諡勒哲依氏封順德太夫人王為人神宇

靖偉簡重寡言不見喜愠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器其
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
騎猝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殺矢殪數人敵披靡
遁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文典至堯舜禹湯
文武之為君卑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歎曰人生不
知書可乎乃館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志略
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至誠故其事業之見於世剛
明正大歸魏煒懼如此嗚呼古所謂大臣者王為無愧

矣臣既述其事乃繫之以詩曰漢有文臣難制將變元
有忠武患去未見掖聖承天偉績共貫忠武有孫維王
忠獻維嶽降靈維王以生雲風類從近烈以升穆穆世
皇羣材權樹孰大序任王德是稱利器所施宗正焉始
挺然鶚立獄平正理朝有臣姦王不以齒有媚不答姦
氣為禡帝念湖廣控馭匪宜陟之鼎司曰汝往釐霜肅
露濡化行若馳島蠻海夷悅服熙熙移杭未旬入總大
政民有怙恃事有龜鏡惡者自懲善者相慶百度疊疊

咸統於正成宗上仙回邪禱張勢挾中闡構謀非常王
翔潛龍寘彼斧斯伊霍之重賴其胥匡武皇嘉之康錫
三接朔方往撫有聞赫赫一夕隕星山岵棟折遄歸之
望竟莫爾愜夫子曰嘻斯何人斯何紓予思其碑而辭
大書深刻九達是向尚千萬年監此良相

勅贈益都行省達嚕噶齊贈推忠宣力功臣諡忠
襄薩木丹公神道碑銘

皇慶初元歲壬子冬十有二月大司農卿臣穆爾托噶

王某參議布哈奏吏部郎中雅克特穆爾伯姪章佩太監
臣圖卜特穆爾言由臣父而上大父曾大父皆以服勞
矢石制贈官勲爵諡恩寵優渥願得勒之堅珉庸示不
朽上可詔臣敏中撰文臣謹按太尉忠襄公朔方人族
薩木丹氏小字沙扎諛吏部大父章佩曾大父也資恢
特便騎射驍勇固傳太祖龍飛備宿衛從征不庭莫迪
延蹂回鶻拔唐古著勞歲庚寅太宗稔公英果令督阿
穆爾攻信安下之明年為監戰萬戶同萬戶阿爾鴻和

爾破卞癸巳賜金符授益都行省都達嚕噶齊勅諸部
兵百取卒二卒具馬三牛二以從又益領通事戶沙克
嘉巴圖爾等軍尋偕達春諾延統二萬騎收圖用安
於徐丁酉遷京兆省至懷屬大疫士不利行有旨就鎮
懷孟又代察罕總軍河南復官於懷時草創庶事擾攘
公以撫養為專務戢姦禁暴民翕然安生己亥同官王
榮韜禍心專恣不法一日執公將寘於死其黨請於榮
曰公未嘗毒吾人願勿殺榮言是善驛騎不殺必遽聞

復力請榮乃閉公佛室中劫衆保大行煖帳皆以叛夫
人錫里巴氏聞亂手擊鼓召兵至榮宅窺牖破戶得公
則約縛帛抹口兩足跟斷矣公不勝忿翼以二子裹創
馳旁郡請兵彰德郡將蒙古博爾濟兵破其營獲榮戮
之上聞遣詔使以榮妻孥貲產畀公黨惡者皆誅於是
出民萬餘于郊哭聲沸天公言諸使者王榮已戮惟是
脅從皆吾民若諸顧空城奚為儻朝廷罪不殺我執其
咎盡釋之又言榮妻孥不幸至是可哀悉檄遣歸民籍

其第舍為驛館一無所取創平入覲上憫其勞寵賚優
渥踰年薨和林勅葬山陵之旁聖天子神極贈推忠宣
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溫國公諡忠襄夫
人哈屯和斯哈喇沁寶巴爾哈喇沁寶喇巴爾並溫國
夫人子男八人達爾節達春濟嚕海阿拉楚勒罕丹達
里埒里圖嚕齊達春總管丹達爾宣尉使萬戶贈榮
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公圖嚕齊宣老孫男十八人曾
孫二十二人玄孫六人女三人塔倫奇塔特章巴喇裏

皆適名族其諸孫輩行名官刻之宗官圖竊惟兵凶器
能戕人殺人而善用者能活人何哉蓋其為心休休焉
必有以本其不殺而後能濟人之厄若公之力請王榮
脅從之衆踰萬人是豈不本諸其素無殺人之心而能
乎矧又能愍其仇人妻孥不納諸已仁矣哉語曰活千
人者子孫必封公贈太尉上公子若孫皆平章三世爵
溫國議者以侔漢之耿鄧有以矣夫銘曰為將之畧莫
亂翦亮以殺止殺仁存厥中顯允太尉才雄氣銳依乘

風雲成勳不世始之朔漠繼而炎荒蒞閩中夏營五太
行逆榮懷毒變生肘腋彼雖吾戕此不汝逆能戕我足
靡戕我心顧未旋踵汝為我擒脅從萬命一語以貸懷
民百年莫報永賴榮妻榮孥惟所當有而不有之德孰
與厚桓桓上公以貴以榮太尉兵柄柱國顯封祖孫相
望三世大國曾仍衆多益昌以熾分圭華袞惟公之勳
侯重將累繇公之仁大刻穹碑俾永是式於昭令名天
壤罔極

勅賜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兼鎮守建德萬
戶贈榮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公諡恭惠薩木丹

公神道碑

為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勇曰仁蓋事變之來知足以達
其機勇足以應其會仁足以濟其成非夫高博明暢冥
乎神運大有以過人者不能也觀榮祿公之在襄漢請
命入城勇也諭大義以褫敵之魄智也省百里之師而
活其生靈仁也濟江而後百戰百克一以是道噫古所

謂良將者公其是歟公諱丹達爾朔方人姓薩木丹氏
益都行省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
溫國公諡忠襄沙扎該第六子生穎慧不羣儀觀峻整
太尉公異而愛之少長從太尉諸道征進多謀畫之助
中統初兄達春以管軍總管卒母夫人錫伯爾格勒携
達春子觀塔暨公入見有旨令公襲職公言姪歡塔俊
邁練兵世官莫姪若上喜其讓別任公管懷孟軍鄂囉
三年青寇平第功有白金之賜至元六祀大軍攻樊襄

巨鹿門萬山築長壘圍圍之公以上千戶佩金符嚴督
夜徼一軍倚重九年襄人乘夜陰晦以樓舫五百艘飛
檝突出翼接援兵比出我先偵知密積薪水許伺其過
焚之其燭盡公率所部以火攻先燔灼狼籍大軍縱之
擊無一兵一舫逸者公生致都統副將四人獲樓舫二
十首將右丞相巴延左丞相阿珠遣公驛聞授密旨而
還偕先絳默圖徇荆南斬首級千安陽灘之捷丞相錄
公前後戰功代奏之上大悅謂世名聞所朕所素知異

日當大用賜之錦衣白金曰以是為識十一年樊既下
料兵攻襄陽公言可遣辦士入諭當降否則攻未晚丞
相謂公孰能棄生吾行公言以聖天子洪福何患不行
當達里願求偕行人翼日公與阿里驛史王員外請行
遣之及城守臣呂安撫出迓宴於詔樓公陳禍福諭曰
天眷吾有元海外內罔非臣屬獨爾一隅隔王澤今天
兵雲集帶甲百萬以中國之大供億無窮築長圍扼鹿
門橫巨江路攻具之奇有西域機百飛三百餘步以是

樊破無噍類爾嬰城固守六載為人臣義無不足如生
民何聖朝上應天時下徇地利中察時變平宋必矣其
審思之呂泣下曰容吾納款盟而出後三日襄城降十
一月有旨議過江之舉公言當由漢水進然聞郢踞北
岸城堅地隘師至此慮難丞相謂公爾知兵其再思以
對公乃率千騎前視之至黃家原有渠盈溢闊數丈而
下流渙散益淺不可舟達漢江約十里歸言可以越郢
衆謂無水舟萬艘何為公言破竹為席籍淖曳之可也

衆又謂郢不攻如後患何公忿曰大兵規摹安事一城
丞相如公言水陸並進郢人果絕隘為拒而我師入漢
矣丞相喜謂公過郢爾力也當上聞郢將趙都統率萬
兵躡吾後公為殿敗之取首級抵沙洋新城蘊崇如京
觀示城中人令俘高呼不降者視此逮夜兵民往往踰
城降獨二城不下攻破之近漢口公言敵皆巨艦吾舟
十不當一且江勢大可徑過淪口速圍漢陽取漢口急
分兵明攻陽邏堡夜以勁卒疾船泝流擣虛南岸可得

也從之詰旦果得南岸宋將夏竦孫虎臣悉衆來禦艦
艫萬艘旌幟彌望丞相俾公諭諸軍我既有大江效忠
滅宋在此一舉士皆奮交戰辰至申大敗之追北十餘
里浮尸滿江水為之走赤是後鄂漢壽昌黃蘄皆平范
虎以舟師絕江迎敵公戰走之留公暨萬戶鄭伊克守
蘄丞相喜曰以鄭之勇當達里之智守是足矣會宋將
高安撫引兵攻蘄公謂可堅守勿戰鄭不然戰歿公徐
平定之十二年丞相召公詣建康議征進下浙諸城降

宋主公皆在十三年五月守建德禁兵毋下鄉保諭民
墾廢田衆安其政十二月衢婺徽信處皆叛其守將益
總管等皆捐城來歸公言各奉命城守來何為拒不得
入密布諸兵杭省於是宣撫索多萬戶張弘範分道討
賊又報婺賊唐太尉金曾三擁兵萬餘至三河白沙叢
言先攻建德次取餘杭公時宴索多射圍擊毬為樂如
不聞夜遣驍將引銳兵鳴鉦樹幟奄出賊背賊驚潰勅
戮殆盡郡人無間知者宿德公立生祠祝之公所家

懷亦祠焉有活佛之目以其能濟衆也十七年賜金虎符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兼鎮萬戶以是歲十月十九日以疾薨於建德歸葬於懷之某原壽年若干聖天子即位錄舊賞功贈榮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公諡恭惠夫人瑪諾爾圖爾罕並溫國夫人四子和卓總管妻錫琳耀珠伊克扎爾固齊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溫國公諡懿靖妻錫禮巴封溫國夫人延特穆爾朝列大夫吏部郎中資庶正持銓平允先為監察御史河南

副廉訪使以敢言知名配夫人通通和拉明威將軍萬戶政尚嚴怒兵畏民懷配夫人舒屯哈濟至大四年八月召將大用道卒詔賜楮幣千緡遣姪托克特穆爾驛送喪葬於懷三女長扎拉倫塔千戶掉爾齊次珠溫智塔覃國公阿里封覃國夫人次托克托倫塔仲嘉努男孫八多爾齊世皇近侍有功北征察罕懷遠大將軍萬戶托克特穆爾中憲大夫章佩太監托里察罕穆遜華善薩里未仕女孫七曾孫四皇慶改元冬十有二月詔

臣敏中以公洎其父忠襄公子懿靖公耀珠之行皆銘
於石從其子延特穆爾雅克特穆爾孫托克特穆爾之
請也臣既叙公乃銘銘曰制勝有智吹生有仁仁以勇
濟勇以智神偉哉柱國斯道其遵入襄過鄂厥績日新
龍韜虎畧感會風雲揮斥效漢鄂之渡咄嗟推孫夏之
軍大師帷幄公多對陳蓋無愧乎古先良將之倫折衝
制寇笑談樽俎按堵遺氓道路鼓舞生而有祠惟民之
期歿而有諡匪公之私三世胙溫大邦賜履子能叶父

孫亦襲子曠古幾人思榮若此太行之陽黃河之涓大
書穹珉跌龜首螭過者式子之惟平章柱國恭惠公之
碑

勅賜輔國上將軍太宗正府伊克爾札固齊贈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溫國公諡懿靖薩木丹公神道
碑

皇慶初元歲壬子冬十有二月大司農卿臣穆爾托噶
王其叅議布哈等奏章佩大監臣托克特穆爾洎叔吏

部郎中臣延特穆爾言臣故曾大父大父三世躬矢
石服勞樹功制贈官勲爵諡卹典崇飭備至竊惟大常
量鍾旌紀之義當勒石垂示永久上可詔臣敏中製銘
自上二世敏中既接實濡翰謹按大中正平章公事狀
公諱耀珠薩木丹氏益郡行省贈推忠宣力功臣金紫
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沙札該之孫福建宣慰使贈榮
祿大夫平章柱國丹達爾之子資朗慧沉毅有志畧蚤
侍宮闈至元戊辰考柱國經武大軍拓疆南土毋溫國

夫人啟請公侍柱國以凡行築長圍破樊舉襄踰郢出
漢水攻陽邏大江之捷蕩蕪寇蹂常拔浙諸城柱國所
至公亦必至柱國策勲公亦有勲十七年大頒爵酬功
公膺武略將軍上千戶之命柱國薨以昭勇大將軍虎
符萬戶襲官本軍尋荷玉音慰諭爾祖沙札該事太祖
征廸延回鶻唐古以及山東覃懷勤勞我家爾父丹達
爾佐巴延阿珠克襄舉宋功出人右爾惟肖嗣任父官
為宜即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管軍萬戶時江

表初附多反側公率兵弭亂靖民卓有令聞更制改懷
孟萬戶府達嚕嚕齊鎮國虎符仍前移守建德白馬洞
寇擁萬衆以亂公討平戮其首惡脅從悉縱歸明歲婺
陽振龍劫掠鄉邑橫甚公慮寇滋不可遏即出兵擒捕
民賴以安會杭省青以擅征公直之以理弗屈竟不能
罪二十七年處婺盜作偕平章史公平之原釋自新者
以萬計二十九年高參省入覲奏勞績有旨耀珠朕所
知即授輔國上將軍征行左軍元帥擢右軍在建德十

年律下嚴無一卒橫恣民懷其惠天德二年旬老長子
察罕襲職家食覃懷葺圃舍作菟裘計展優游之樂七
年召授大宗正府伊克札爾固齊抑邪植正宗親化之
至大戊申十月七日以疾薨於官壽年五十有八上命
其子托克特穆爾驛送喪於懷以禮葬焉辛亥上功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溫國公謚懿靖夫人錫禮巴封溫
國夫人次室徹辰五男長察罕懷遠大將軍襲職萬戶
在官多異政使憲累聞於朝妻夫人素格次即托克特

穆爾中憲大夫章佩太監以謹厚明敏夙被知遇妻賈氏某官之女次托里察罕次穆遜次華善皆未仕五女托和朗婿安定千戶徹徹罕婿沙喇廉訪使托克托魯婿巴延布哈觀壽托摩掄未行銘曰將不三世孰云其然倚木丹氏益大以綿太尉金紫柱國榮祿洎太宗正上公維續是知以殺止殺有開必先太尉戕足且懷民之活柱國忘身竟襄城之全宗正勦擾攘之浙寇亦嘗宥脅從之億千當操戈援枹擁衆之際寔存之亡生殺司命之權陳師鞠旅惟仁為賢盛德百世薩木丹氏有焉世德謂何啟後迪前旌忠表勲豐碑是鐫重光流裕奚千萬年



中庵集卷十五

